

长满眼睛的树

□田二文

称它们眼睛树,完全因为它们全身长满了眼睛。那些密密麻麻的图案,三角形的眼眶,圆圆、黑黑的凸出的眼珠子,跟我们人的眼睛一样,惟妙惟肖。每一次与这些自然的造化无言对视,温暖、敬畏的感触便入怀入心。

最先看到眼睛树是在市政府大院。院内道路两旁,眼睛树就那么标新立异地挺立着,高瞰云汉。常去那个地方,每次不是因为行色匆匆,就是因为熟视无睹,而对眼前的奇异风景毫无察觉,直到有一天向那些树投去专注的目光,我才终于有了重大收获,头脑中立马闪出眼睛树这个概念。我把自己的发现告诉朋友同事,一个个现场求证后,无不啧啧称奇,异口同声地说,太像了,太像了!

二三十年前的城市绿化受经济水平低制约,处于荒漠境地,市政府养花种树自然无法精挑细选,建设者们随意栽下一片树苗,不想无心插柳,竟长出活灵活现的奇怪万物来。二三十年来,这些特殊眼睛看树顶上的日出日落、云卷云舒,看树枝上的莺歌燕舞,百鸟呢喃,看树脚下人们的来来往往、举手投足。只是,我们太无视这些特殊眼睛的存在。

以后在其他的机关院落、宾馆或公园里,我又看到了眼睛树的身影,感觉它是一种用途比较广泛的绿化树。人们选择眼睛树走进城市街头,构筑起一道道林木景观,一定是因为它们长得伟岸挺拔,亭亭如盖和浓绿一片,在风滋雨润的大地上写意葳蕤蓬勃,我想,其实它们更是在写意基于自身傲然正直的无声监督。

林业专家告诉我,眼睛树的学名叫乐昌含笑,美丽动听,且不乏诗情画意。再后来留心观察,发现树长眼睛并非乐昌含笑的专利,榉木、银杏、枫香等一些乔木都长眼睛,只是特征没有乐昌含笑那么明显罢了。

树叶、树枝走到生命尽头离开母体无疑痛苦悲壮,但留下叶迹、枝迹蜕变成树的眼睛,看自然风起云涌,观世间万象,着实令人动容。须知,枯枝、落叶随风飘零,伤疤结痂成洞察世间万象的双眼眼睛,生命终又得以延续,一如落花,虽死犹荣。常言道,头顶三尺有神灵。其实,监督的眼睛无处不在,就连一些树都在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呢。

→袖珍小说

局长的手

□刘延红

早晨起床,局长刚要穿衣,却发现自己的手不翼而飞了,光秃秃的手腕像两个球棒。

“我的手呢?”他大叫起来,“没有手我怎么端酒杯?怎么拿筷子?中午的小炸鸡、大甲鱼怎么能吃到嘴里?”

局长被送进医院,医生也束手无策。没有伤口,病因在哪里?于是,医生像公安破案一样开始调查……他们把局长参加大会小会和各种活动的录像、行车记录仪、单位监控、路边监控全部调取出来,逐一观看:

昨天,局长刚从家里出来,司机跑上前去拉开车门,局长坐好后司机又关上车门。到了单位,局长下车,还是司机开关的车门,局长没有用自己的手。

前天,局长刚到单位,办公室主任急忙推开门,拉开转椅让他坐下,又给他刷好水杯沏了一杯绿茶,然后就整理报纸、文件,局长也没用自己的手。

大前天,秘书坐在电脑前噼里啪啦地敲打键盘,给局长写讲话稿,局长躺在沙发上睡觉,一直没有用自己的手。

上周去乡下视察,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时天起雨来,宣传科科长一手拿着局长的公文包一手给局长打着伞,没让局长淋一点雨,局长根本没用自己的手。

上个月,局长去乡下看望年迈的父母,生活科科长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送给局长父母,局长都没用自己的手。

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月两月,一年两年,局长走到哪里,无论做什么事,始终都没用过他的手……

医生拿来放大镜、显微镜反复检查,又给局长做了CT、磁共振等。

最后诊断为:此手因长期不使用发生基因改变,已经退化掉了。

→流年光影

我上小学的课外活动

□黄锡景

1951年7月至1956年7月,我在村小学上初中。学校有一到四年级4个班,每班有30多名学生。小学生的学业不像现在的学生那样紧张和繁重,语文、算术课的作业和大楷、小楷的习字在学校就做完了,没有家庭作业。学校除教学生读书外,还经常在课外时间组织学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让学生从小在实践中学习、锻炼和成长。

拥军优属

全国解放初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拥军优属工作。那时,我们村有20多户军属,每户军属的家门口都挂上了“军属光荣”的牌子。村干部逢年过节都要上门慰问军属,对缺少劳力的军属实行代耕,帮助他们种好田地。学校也组织学生积极开展拥军优属活动。活动的

主要内容是,二年级以上的学生每星期到军属家里打扫一次卫生,并将水缸灌满水。学校由各班负责几户军属,各班再由几名同学分包一户军属。我和3名同学分包了一户姓阎的军属。每逢星期六下午(那时没有双休日)上完课,我们便带上扫帚、抹布、铁锹和水桶,去这户军属家把房屋和院子清扫一遍,将桌子、凳子等用具抹干净,整理一下小柴堆、小粪堆……直到我们初小毕业,从没间断过。我们做的虽是些小事,却受到了军人、军属和干部、村民的一致赞扬。

写黑板报

我上小学时,全村就学校订有《人民日报》《河南日报》《文汇报》等几份报纸。为了能够让群众了解一些党的政策、政府工作和国内外大事,村里在东

1990年初秋,学校组织老师登临云山。半日攀登,在西峰顶上驻足片刻,然后沿着云杉夹道的陡峭台阶下来,我们在山脚下的草坡上斜躺着休息。蓝天白云悠悠,高高的塔松顶上,从更高的云杉间流淌下来斑斑点点的阳光。教美术的李德承老师指点着说,阳光其实不是一种颜色,你可以试着感受一下七彩的细小的阳光的颗粒在松针上跳舞。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场景,松针上的细小的阳光颗粒仿佛还在眼前跳跃。

这样的细节能否被记录下来?能否被表现出来?当我成为一名照相机使用者的时候,才知道这种想法多么诱人,实现起来又多么困难。这或许就是风景摄影的魅力所在,你看见,你感受,你醉心于如何捕捉到那非同寻常的气息,并把它呈现出来,但你很难信手拈来,甚至每每空手而归。

1827年,法国人尼埃普斯对着窗外的楼顶拍下了一张题为《鸽子窝》的照片。《鸽子窝》被认为是留存下来的人类第一张永久性摄影作品,自然也是第一张风景照片。

摄影的历史从风景开始,每个人的摄影初体验似乎也多半是从风景开始——无论早春的杏花、门口的水塘,还是老屋墙壁上水流的印痕,或者晚霞渐渐浓重的村庄……似乎照相机就为拍摄风景而造。这是有趣的现象,人们总是乐于对着取景窗窥探世界,眼光永远向外,观看熟悉或陌生的外物,并且常常借助外物观照自己的内心。

风景之美,是自由自在的遗世独立之美。美国的《风景摄影》一书在前言中说,每个地方、每座山、每片森林、每片沙漠和平原,都有自己的特征和气氛,有自己的个性。

→写意山水

风景在心中

□燕兵

风景摄影师的工作就是把这种感觉注入视觉成分,然后找出能抓住和表达这种感觉的方法。

在自然面前,人类的角色感从根本上来说是渺小的。风景摄影的话语形式主要体现为景仰、赞颂、依附、亲和、融入。看山是山,看水是水,风景之美取决于观看者的意趣和把握。

风景之美,也是添加了人的意念和经验的。内心总有那么一刻,会被一阵风,一片云、一潭水,或者一缕阳光、一片树叶打动,形成有意味的影像。寄托了人的情愫的风景,是超越了物象本身的。

在这个意义上,安塞尔·亚当斯镜头里的约塞米蒂谷、杉木博司镜头里的大海、梅生镜头里的故宫和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是一样的性质。

懂风景的人,视风景为自己的镜像,爱并且欣赏。这样的拍摄不是攫取,而是对话。风景的片段凝固成一张张照片,所有的瞬间集合在一起,是完整的内心和风景。

风景摄影的对象是物,表达的情怀是人。物我之间,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是中国式的人生态度和自然观念。以什么样的眼睛观看世界,看到的就是什么样的风景。



金堤

荷塘人家 (摄影) 李昊天

歇伏

蔡婶家的鸡不下蛋了
伏天就到了
歇伏一直都是
村庄的姿态
这姿态就是蹲下来

蹲下来的人们
摇着小蒲扇

可以什么都不做
吃完头伏的饺子
蹲河边,蹲坑沿
看草木新秋、鱼翔浅底
蹲三伏的菜地
顺手捻死几只小虫子
而蔡叔

更喜欢蹲在树荫下
看一群蚂蚁搬动树荫
他惊讶于这群蚂蚁
也不歇伏
仗着一身好体力
以及一种好心情
一如既往地
在伏天里长途运输

□张凡修

板报。同学的字写得比我好,由他俩轮流站在凳子上负责书写,我负责为他们念报纸的内容,并向他们提示不会写的字怎样写。他们写完以后,我再校对一遍,把写错的地方改正过来。同学们出的黑板报一次比一次有进步,村民纷纷前来阅读。

保护麦收

全国解放初期,阶级敌人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那时,国家粮食比较紧张,他们常常在农村麦收大忙季节,在麦田、打麦场上放火,或向水井里投毒,破坏农业生产,扰乱农村秩序,既影响了国家的粮食安全,也使农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很大损失。为此,每到麦收季节,政府都把保卫麦收安全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麦收季节,农村学校要放20天的麦假。放假前,学校都要布置和安排学生在假期参加保护麦收的工作。学校按照学生家庭居住区域,把学生编成几个护麦小组,由2名四年级的学生担任正、副组长。假期期间,组长每天派出2名同学,像革命战争年代儿童团站岗放哨那样轮流到街头路口值班把守。组长分配我和同住一条街的同

同学李喜英一起值班。每轮到我俩时,我们便佩戴红领巾、套上红袖标,一大早就来到村东头的路口上岗。我们按照村里规定和学校的要求,查看外地进入本村的陌生人有无身份证明信(那时人们外出要开身份证明信),检查其所带的物品,弄清情况以后再放行。发现可疑的人,立即向村干部或民兵报告。对本村下地收麦的村民,也要询问和检查他们是否带有火柴,以防他们吸烟时不慎引起火灾。如带有火柴则让他们留下,待下工回家时再交还给他们。对那时被定为地、富、反、坏分子的人,更要严格检查,严防他们破坏麦收。中午,我俩替换着回家吃饭,晚上直到民兵开始巡逻才回家。假期里,每个学生都要值班两三次,村民称我们是护麦小卫士。

反细菌战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侵略军在1952年年初发动了细菌战,在朝鲜北部和我国东北地区投放了大量带有鼠疫、霍乱、伤寒等恶性传染病病菌的老鼠、苍蝇、跳蚤等动物和昆虫,企图使这些病菌以动物、昆虫为媒介物在朝、中两国扩散蔓延,从根本上削弱中朝军民

时间内逐渐被摧毁的时候,一种装置应运而生,记录正在消失的事物。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风景摄影趋之若鹜?一方面因为相机在美化世界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如此成功,使得照片而非世界变成了美的事物的标准(苏珊·桑塔格《论摄影》);另一方面,风景摄影在权力的挟持下完美无瑕,云蒸霞蔚,最终成为模范山水(海杰《被挟持的风景》),成为某一类人进阶主流话语体系的投名状。

风景诱人,于是为风景而风景,出现了伪风景——复制的固定审美图像。极端化的摆拍也出现在风景摄影当中——像制作盆景一样,制造出鸟语花香的大棚,然后用镜头欣赏自然。打鸟不去高山密林,而是把山林中的鸟捕捉来,放在棚子里打。

这样一来,鸟已经不再是鸟,风景也不再是风景。

面对风景,到底应该入世还是出世?1940年,茅盾先生写下了著名的《风景谈》。抛开一切时代背景和特别指向,单从审美视域来看,这篇伟大的作品仍然指导我们如何面对风景。文中写道,人类的高贵精神的辐射,填补了自然界的贫乏,增添了景色,形式的和内容的。人创造了第二自然!

而英国评论家格雷厄姆·克拉克则认为,抽掉了人的活动的空景摄影,可以在单独的轨道里,运行着一种自己的逻辑和意义。风景摄影,正好是在这种抽空的景观里,借着人的缺席而产生了特殊的意义。

2018年1月31日,据说150余年之后才能再次见到的红月亮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一天的月亮,是出世的还是人世的呢?

→漫步经心

雨中的父亲

□李学国

至今不喜欢下雨天。

小时候,下雨天,别人都在家中避雨,而我的父亲,会顶着风雨,冒着闪电,从事一项十分危险的营生——捞浮柴。雨下得越大,浮柴越多。狂风暴雨把山上的树枝树叶冲刷到河里,河水波涛汹涌。父亲身披蓑衣,头戴雨笠,手拿竹兜,下到河里,把它们打捞上来,晒干,做烧柴用。

那时候,烧柴十分短缺。烧水、做饭、取暖,都要用到烧柴。烧柴短缺一直是农村生活的一大难题。

村里的山上倒是有很多树木。但村里有规定,一草一木,公家所有,任何人不得随意砍伐。

于是,每逢下雨天,父亲就下河捞浮柴。

室外,狂风大作,暴雨倾盆,电闪雷鸣,父亲在河里劳作;室内,母亲接着我提心吊胆,牵肠挂肚。每次捞浮柴回来,父亲都会冻得口唇青紫,瑟瑟发抖。母亲赶紧找出干净衣服让父亲换上,又熬姜汤给父亲喝。

最怕打雷。那时候,雷雨过后,常常传来雷电伤人的消息。母亲很是担忧,每次父亲外出,母亲都忧心忡忡。

父亲安慰母亲说,这雷呀,就不打好人。我一辈子行善积德,没做过亏心事,不会有事的。

话是这么说,但母亲仍不放心。父亲走后,母亲跪在观音菩萨像前,双手合十,小声祈祷:“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我家男人是个好人。您睁开眼,开开恩,保佑他平安归来!”

后来,母亲听说下雨天往室外扔铁器,能阻止打雷。母亲就让我找来锤头、斧头、扳手、菜刀等,打雷的时候,掀开窗户,一次次丢到院子里。

不知是母亲的诚心祷告,还是真的菩萨显灵,父亲每次外出捞浮柴,都平安归来。

唯独有一次,父亲的小腿肚上被划了一道深深的口子,朝外翻着,很是疼人。但父亲若无其事地抓了一把泥土,撒到伤口上,又忙活去了。

那时候,父亲靠捞取的浮柴,解决了我们全家烧饭和取暖的问题。

如今,父亲已到耄耋之年,农村生活也大大改善。家家用上了煤气和暖气,既干净省时,又安全方便。

但我还是时常想起父亲在雨中捞取浮柴的情景,那汹涌的河水一次次化作我脸上的泪水,冲刷着那段贫寒而温暖的岁月……

的战斗。为了打胜细菌战,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全民动员,开展以扑灭苍蝇、老鼠等动物、昆虫为主要内容的卫生防疫运动。学校雷厉风行,组织学生迅速行动起来。那时,农村扑灭老鼠、苍蝇的药物、器械都十分缺乏,基本上全靠人工捕杀。同学们都很积极,没有捕杀苍蝇、老鼠的工具,就自己动手或让家长帮忙,找来硬纸板或薄铁片,剪裁后在上面打上一排排小洞再在下端固定上一段细木棍制作成捕蝇拍子,找来木板、铁丝、橡皮等制作成老鼠夹子,用来灭蝇捕鼠,把捕杀的老鼠和打死老鼠后剪下的尾巴放在盒子里交给学校检查评比。农村的茅房又脏又臭,是苍蝇最易滋生的地方。放学以后,同学们三三两两地带上铁锹、铲子、箩筐和装有生石灰的袋子,到自家或别的农户家的茅房里打扫整理,挖掘蝇卵蛹蛹,向便坑里、粪堆上撒石灰、盖黄土灭杀蛆虫。同学们以实际行动,为反对和打胜细菌战做出了贡献。



■□